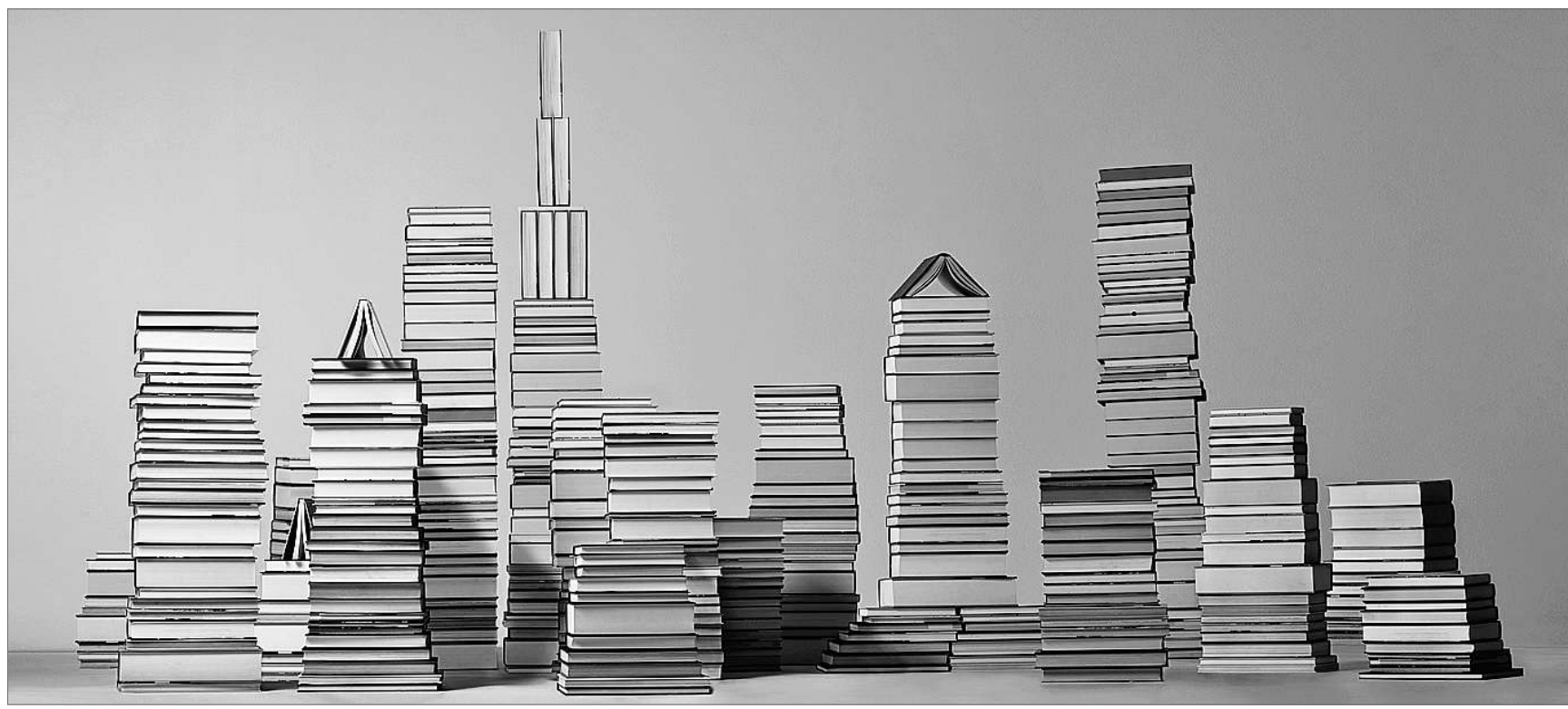




热闹的直播卖书 和书还有多少关系

这些拧巴的笑话，是苦中作乐，是自我嘲讽，是以笑中带泪来面对磨难。

□ 林蔚



AR书店

视觉中国供图

关于卖书那些事儿，直播间内外的讨论一样热闹。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见习记者 李丹萍

相比其他书店，珠海无界书店多少有一些优势：是城市里唯一一家面海的书店，坐落在一个大社区之中，有书店还有美术馆。在尝试售书新方式上，直播、盲盒、社群，哪一个都没缺席。

无界书店负责人蒋蔚觉得，偏好在直播间买书的人群和习惯到实体店消费的人群重合度比重并不是太高。在直播间低价走量，书只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价格，而书店的存在对一座城市的意义，绝不是和网购去做斗争。它是一个围绕书本和人生长的空间，为书籍和读者提供服务。

从事IT软件行业的李佑怡是90后，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对新型图书营销方式来者不拒。她曾经在抖音直播间买过一本悬疑类书籍，这个博主很有气质，声音也好听，在介绍书籍时还会朗读，一下子吸引了我。只是距离买书已经过去半年，别说读了，她连翻都没翻过。

关于卖书那些事儿，直播间外的讨论和直播间内一样热闹。

卖书，出版社和书店都很努力

无界书店的各种尝试，是当下实体店书店的一个缩影。

2020年世界读书日，无界书店首次推出无界盲盒，受到读者欢迎，成为之后每年4月的必推明星产品。2021年元宇由概念席卷而来，又打造了一个AR无界书店，拥有AR导航快速寻书、AR智能荐书、AR深海场景阅读等场景，同期主推科技、未来主题相关书籍；与美术馆联动办展览、沙龙、工作坊，将原创绘本根据年龄及内容分类打包为成长能量包出售；与企鹅兰登合作，引入出版社的经典系列书系，一边展览一边出售；开直播售书，并建立了艺术、文化、亲子三个线上社群，已开展活动62场次。

对于卖书，出版社也很努力。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负责人刘强介绍，目前出版社的图书销售仍主要依靠发行、零售。但现在的零售有从以往的实体店、网上书店等平台，向新媒体平台转移的趋势，销售占比及影响力越来越大。

新经典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杨晓燕认为，图书营销永远是跟当下最热的传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20年前，图书主要通过

由百万字严肃文学作品改编，跨越50年的年代感，一群非流量演员，如何圈粉年轻观众？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珂

今年春节档，现实主义电视剧《人世间》火了，豆瓣评分8.1分。

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以中国北方城市一个平民社区光字片周家三兄妹的生活轨迹为故事脉络，讲述从上世纪60年代末至2016年间中国的社会剧变和百姓生活。

《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编剧王海鸰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分享创作心得。

由百万字严肃文学作品改编，跨越50年的年代感，一群非流量演员，为何还能圈粉当下的年轻观众？

梁晓声：留城青年在文学形象画廊中是缺席的

梁晓声说，他曾在大学讲课时谈到一点，写作这件事，最主要的使命是写形形色色的他者，然后给更多的他者来看。

梁晓声的《人世间》原著小说共115万字，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刻画了10多名平民子弟的跌宕人生。

写100多万字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当下文坛已很罕见。梁晓声说：写作对我是一件吃力的事了，颈椎痛非常重。在这个情况下，自己写了这么多年，也写了不少的作品，作为了一种习惯，就是要再写一部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晓声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成为中国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梁晓声转向为平民代言，关注回城知青、普通工人、进城农民、莘莘学子等，这些平民身影，出现在他的《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虚构写作和《中国社会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等作品中。

再写一部作品的夙愿，在梁晓声眼

过纸媒宣传；之后随着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的兴起，出现了微博宣传、公众号卖书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线下活动无法进行，直播这一线上形式引发关注，加之图书类博主的出现，直播卖书逐渐成为图书营销中不可替代的部分。如今，抖音、视频号、拼多多、B站、小红书等都已成为重要的宣传推广甚至是销售平台。

比如，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公开表达自己对诗人余秀华的喜爱。2021年4月，李雪琴的粉丝混剪了一则余秀华的视频，其中加入了《月光落在左手上》的购买链接。视频在抖音发布后，出版社借势跟进，引发了近10万册的图书加印，这本书的情况虽然属于可遇而不可求，但新媒体新形式引发的图书销量增长，是此起彼伏、时常可见的。

直播间的 极低折扣 有错吗

直播卖书动辄几万册销量的同时，争议随之而来，舆论不乏贱卖、盗版等刺耳的词出现。

从事媒体工作的90后女孩刘珊珊热爱读书，线上购买是主要方式，但对于直播卖书，她觉得有点矛盾，真正能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会去刷直播吗？有一次，她在看抖音时无意间刷到了直播卖书，点进去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没有名著，仅有一两本，还是烂大街的，那次之后就蛮失望，对直播买书没再关注过。

在她看来，直播间里卖的书多数是一周教会你为人处世、最高效的管理学一类，气质是轻浮的。直播+成功学+低价，是现在直播间卖书的统一模式吧。刘珊珊说，如果直播卖书能够像美妆一样，认真选品、认真解读、认真搞促销，未来还是可期的。

在杨晓燕看来，低价就是直播带货的商业逻辑，直播间不止书的价格低，所有的商品价格亦然。消费者为什么要在你这个直播间买？第一，他有需求；第二，便宜。主播让粉丝得到好处，最低的价格，消费者才会常来。

杨晓燕说，大部分直播卖货的利润很薄，主播选品也比较挑剔。有时候，如果是有一定库存的旧书，处理一下也比较合适。但主播低价促销只能是偶尔为之，不能是常态。当上中下游都有各自的利润空间，书业整个链条才能正常运转，书业才健康。

关于直播间以极低价格卖书，刘强表示非常不认同。它破坏了商品流通。其一，因为要达到极低折扣，可能定价就会越来越高，所谓低折扣也就成了虚假折扣；其二，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影响质量，甚至专门为直播渠道定制一批低质低价的商品，出现了大量盗版书。刘强说，新技术新方法本身没有对错，但会把利益和损害同时放大。

路毅说，现在，出版企业和书店开始尝试自办直播，有两类账号获得成功，一是切入套装、漫画、小说等细分赛道，在内容表达上精准输出；二是主播风格特别鲜明，形成了账号的人格化魅力。

在直播间，无界书店做的主要是新书推荐，让更多人在真正阅读之前了解这本书，同时以优惠折扣促进销售。书籍是承载知识、文化与思想的媒介，比起传统的销售，这才是我们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这样工作起来也更有意义。蒋蔚说。

抽两个年轻人搞搞宣传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路毅说，出版企业也好，书店也罢，想发展新业务模式，核心难点仍在于拥有专业人才、落实激励机制，抽两个年轻人搞搞宣传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不同种类的图书适应不同的推广渠道，比如短视频、直播中能展示的图书品种非常有限，自然更倾向于大众畅销类图书，细分的社群，更有利于妈妈帮、考研党、手工圈等垂直内容图书。

马天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对他来说，电子书已足够满足日常阅读需求，现在能激发购买实体书欲望的只有两类：哲学作品和画册。哲学类的书需要反复翻阅勾画，读得很慢，不适合在Kindle上看。画册这类书对编辑的水平要求非常高，好的作者+好的出版社+好的印刷厂+编辑编排得好，我才会买。

马天威从不看图书直播，但有一次试图购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图书盲盒，就是玩，当时出版社要搬迁，清理库存。不过，他没抢到。

李佑怡有一次购买图书盲盒的经历，让她直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从来不看言情类书，但那次盲盒中5本里有3本都是。钱花都花了，就翻翻呗。没想到，其中一本让她深深陷入，一点也不狗血，描写男女主情感的地方特别细腻。李佑怡把这本书完完整整看了两遍，没有盲盒，我怎么可能发现这个宝藏。

路毅分析，图书盲盒的吸引力在于有预期范围的惊喜感，但对读者的让利空间

较小，如果执行时的创意不足，没有内容附加值，就不会让读者获得额外的情感体验，所以绝大多数的图书盲盒尝试都没能长久。

卖书的方式万紫千红，但卖书绝不是出版社和书店的全部。

对这些书籍营销新方式，杨晓燕认为都是有益的补充，不妨尝试，但目前传统图书销售渠道仍占主流，新的媒体比如抖音售书的整体增长量，令业内外惊讶。书和读者的相遇方式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是图书内容足够过硬，口碑相传永远是最高级的传播方式。真正好的东西一定会被发现、被传播，找到它的读者，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抵达。

蒋蔚介绍，目前无界书店的生存主要依靠传统与新兴并行模式。传统指的是图书、文创以及咖啡的销售，创新包括上述提到的那些，除此之外，也在尝试从书店向文化机构的探索，比如文化课堂、研学课堂、企业文化机构的文化空间整体策划采购服务等，增加营收的同时实现品牌价值转换。

新的方式卖书，销售数据是一个结果。作为一家新式书店，我们需要用创新思维去创新经营，书本销售渐渐开始向次任务倾斜。蒋蔚说，当书店逐渐被许多人认可，通过这份认可，所促成的文化服务的项目合作，占比也在逐渐攀升，这让我们体会到社会效益产生经济效益的含义。

蒋蔚说：在我们的理想中，书和读者的相遇可以是一见如故，也可以是相看两厌；可以是不期而遇，也可以是久别重逢，但最终都是一种自然而然很舒服自在的状态。



扫一扫看视频

梁晓声原著、王海鸰编剧，他们如何打造《人世间》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由梁晓声原著，王海鸰编剧

里，是向现实主义致敬，向工人阶级致敬。梁晓声在书中写了大三线的老工人，也写了当时留城的年轻工人。回过头去看知青文学，那么多人在写，但是留城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和城市的联系更紧密，和时代的关系也更紧密，但是他们在文学的形象画廊中几乎是缺席的，因此我想为他们也塑造几个形象，作为一种拾遗补缺的事情。《人世间》了却了我这个愿望。

梁晓声说，工人这个概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首先是工厂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今天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个师傅带着若干徒弟守着一台车床。那时候师父和徒弟的关系影响很深，就像武侠小说里师父和徒弟的关系一样。现在工厂不存在了，都是流水线。

梁晓声指出，身为一名普通工人，是周秉昆的宿命。在原著小说最后，周秉昆依然是领退休工资的普通工人。

但是他并没因为这一种宿命而没有活出人来样来。当我们看到最后会觉得，如果

我的身边有周秉昆，他有困难我会帮助，他忧伤我会安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信任。一个普通人活到这个份上，既普通，在这个社会的平台上也很了不得。梁晓声说。

王海鸰：《人世间》是 编剧清单 中与众不同的一笔

将百万字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必然涉及原内容的取舍问题。但对于《人世间》的影视化改编，梁晓声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原作者一般都愿意自己作品原封不动地呈现，而不是做减法地呈现。但是在所有小说改编中，这都是不可能的。改编之所以叫改编，是因为它二度创作，一定是有所取舍的。这种取舍，包含艺术层面，也包含商品属性的考量。

梁晓声说，文学创作，就是他一个人准备笔和纸的个人化表达过程。作家可以做到你爱看不看，无非多印一点或者

少印一点，但是出版不一样，影视的创作团体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毕竟是面向那么广泛的人群。

在编剧王海鸰看来，梁晓声的《人世间》原著是一部纯粹的严肃文学作品，改编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牵手》《中国式离婚》《高校的女儿》在编剧王海鸰的创作轨迹里，家庭与情感向来是主阵地，一口井往里挖，不往广里去。而《人世间》是她编剧清单中与不同却同样浓墨重彩的一笔，书里写了近50年来百姓生活的苦难与顽强，我从中看到了希望与力量。

在创作阶段，王海鸰和主创团队在商议后决定，要在梁晓声小说基础上将电视剧的底色调亮。王海鸰说：原著是铅灰色、钢铁色的，是一种坚韧、偏硬的色彩。我本身是一个乐观的人，面对困难不会反复咀嚼，而是向前看。所以我和主创团队共同希望剧集是温暖的、明亮的、给人力量、给人希望。

剧本写了两三年，数不清改过几稿，一直到拍摄中段，剧本还在调整。通过《人世间》，王海鸰第一次真切地近距离感知上世纪70年代普通工人的生活。细节是贯穿全剧创作过程所有环节的重点。假如说宏观层面是一个大骨架，那么细节就是骨架上的血肉。骨架当然很重要，但最后呈现给别人的，决定其好不好看的，还是血肉。

寄语青年作家：书写常态生活是一种考验

在《人世间》中，知青岁月、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随着情节的推进一一展现，但这些大事件最终通过发生在周家人身上的小故事浮现出来。

王海鸰感慨，历史如何组成，有宏观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个小家。《人世间》是以三兄妹为主线的作品，如果家庭写不好，这个戏势必悬乎，势必架空。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生活，是她对于中国历史认知的一个盲区，这种生活吸引

我，生活背后隐藏的东西也吸引我。它们是对我知识体系、生活经历的完整和丰满，所以我想试一试。

虽然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故乡哈尔滨，但东北依然是贯穿梁晓声写作的地域背景。

关于东北文学，梁晓声说，他之前阅读了青年作家双雪涛和郑执创作的小说，觉得很不错。他也坦言，年轻一代写作者创作上是有难点的。

像知青上山下乡这些不寻常的事，会使人物的命运有较大的跌宕，会使爱情和友谊都置于这种不确定性中，所以写作变成了一个回望过去的资源，拿来一部分就可以操作。这些都是我这一代作家的天然资源。

梁晓声表示，现在年轻一代作家面对的生活，更多接近波澜不惊。因此，这就考验作家写常态生活的能力。没有大的情节跌宕的情况下，还能把人物写出来吗？这对他们是一个考验。

20年前进入大学任教，对梁晓声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

创作不再是你个人的事，你要站在讲台上，对学生们讲文学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必须讲到文学的意义。以前我们只是低头创作，自己都没有很好地去想。当你来讲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看文学的起源，好的作品为什么好，流传下来的经典为什么是经典？

梁晓声说，讲给学生听，也是给自己补课的过程，由此不断深入思考文学的意义。

而当初，《人世间》正是诞生在这种思考中。能不能用我的作品，最大程度地体现我终于是领悟到的文学的意义？接近它，完成它，给自己所喜欢并且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事，一个自我能接受的交代。



扫一扫看视频

延津是刘震云的文化地标。他的代表作《一句顶一万句》就以延津为中心，人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出延津，入延津，延宕百年。

刘震云的新作《一日三秋》仍以延津为基点。《一日三秋》是笛子曲目，也是门匾题字，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意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但和以往作品不同的是，《一日三秋》打破了正常壁垒，以日常生活为基调，以鬼神后现代为铺衬，将生死穿越、人神鬼畜、梦幻现实巧妙揉合到一起。有人离开，有人回来，出出入入，说的还是这片乡土人情，还是小人物的日常和命运。

故事以六叔的画和花二娘的传说为引子，前半部分以延津曾经的话剧名角、《白蛇传》主演樱桃为中心。演白蛇的樱桃嫁了演法海的陈长杰，经历剧团解散、重谋营生，结果有了一把韭菜上吊了。死后不得安宁的樱桃附身于演许仙的李延生，开启了一段延津到武汉的旅程。后半部分以樱桃之子明亮为主角。明亮随父离开延津，又独自辗转返回。在延津成长结婚，未想后来被迫背井离乡。在异地被欺侮毒打，最终还是咬着牙落下心来。

除却鬼神传说和虚幻梦境，《一日三秋》并无夸张跌宕的情节。书中主角和他们身边的人物，算命、开店的、扫地的，莫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会觉得似曾相识，仿佛就是自己生活里的某个熟人，因此更能共情。而刘震云又一贯擅长用黑色幽默，不动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生里的悲哀和苍凉。叙述越平淡，回味时感受的冲击也越大。

这种触动有时隐藏在语言文字里。比如《白蛇传》那句戏词：奈何，奈何，奈何，奈何？生活中遇到难题，台词就变成了一声叹息。陈长杰邀李延生去武汉，李妻一算计花销，李延生只能兀自摇头。奈何，奈何，奈何？三言两语，道不尽的无奈。

更多的则隐藏在故事结构里。《一日三秋》的人生故事看似随意，实则处处处理下因果设计。

比如明亮和马小萌。别人结婚是看到了对方的优点，他们走到一起是知晓对方心里的苦楚；因为这份知晓，让明亮在马小萌黑历史曝光后，选择共同离乡而非背弃；也是靠着马小萌黑历史时攒下的脏钱，他们才能在异乡安家立业。又比如陈长杰和明亮。陈长杰断交生活费，导致明亮退学去炖猪蹄；因为会炖猪蹄，明亮离开延津也能找到谋生之道；有了钱，能救济生病穷困的陈长杰，当年割断亲缘的家人才会找上门，父子终得重逢。

因果可笑，世事人情可叹。

笑话，是贯穿《一日三秋》的主线。从开始到结束，都有化为望郎山的花二娘提着一篮柿子入梦说笑话。好笑的，花二娘递过柿子来，梦中客逃过一劫，不好笑的，背花二娘去喝胡辣汤，就被压死了。所以延津人幽默，个个肚里藏笑话。

可这笑话，哪是我们日常打诨插科的消遣。这些拧巴的笑话，是苦中作乐，是自我嘲讽，是以笑中带泪来面对磨难。

李延生说，我算把自己活成了笑话。陈长生感慨，爸这辈子多失败呀，把自己活成了笑话。明亮后来回延津，梦见花二娘，急中生智讲了个笑话，用的却是马小萌过去的脏事儿。二十年前，延津把他们逼走了，二十年后他回到延津，一个笑话又把他逼得无耻。什么是笑话。这才是笑话。什么是故乡，这就是故乡。

甚至花二娘本身就是个笑话。她等了花二郎三十年，殊不知花二郎早死了延津，却因一个笑话鱼刺卡喉而死。所有延津人都知道这事儿，却没有一人敢告诉花二娘，这才是最大的笑话。

人间多少事，两三星笑中。人生里所有的苦难和无常，最终我们只能含泪而笑地面对罢了。

